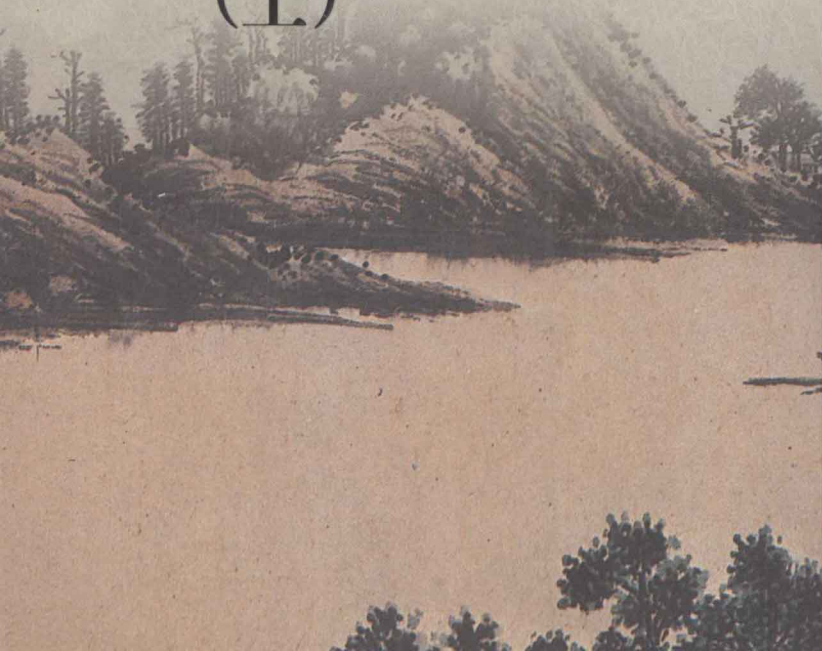


高陽作品集

大野龍蛇

(上)



高陽作品集

15

大野龍蛇

(上)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15

大野龍蛇（上）

1985年12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350元

1998年10月初版第十刷

2001年10月二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 者 高 陽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責任編輯 張素華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電話：(02)26418661
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話：(02)23620308

台北基隆路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

電話：(02)27627429
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
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
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話：(07)2412802
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 ISBN 957-08-2263-5(上冊：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大野龍蛇（上） / 高陽著，--二版．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1年

544面；14.8×21公分．（高陽作品集：15）

ISBN 957-08-2263-5(上冊：平裝)

857.7

90011256

「皇后在德州投河了！」

耳語很快地在京裡傳了開來，但妄言妄聽，大都將信將疑，只有極少數的人，包括病中的平郡王福彭，相信流言不假。

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初四，皇帝率皇后奉聖母皇太后啓鑾東巡。

這是早在上年六月初一就頒了上諭的，定於來年正月巡幸東魯，親奠孔林；復奉聖母皇太后懿旨，泰山靈巖，宜崇報饗，一切典禮由大學士會同禮部，稽考舊章，詳議具奏。

皇帝祭孔的禮節，有康熙二十三年的成規，可資遵循；太后的泰山去燒香，無例可援，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？

禮部尚書王安國去請教保和殿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；他很隨便地說：「我們現在的這位太后，越老越健旺，不過想逛逛泰山而已。拈香的儀節，無可考察，亦不必考察，一句話：踵事增華，成就皇上的孝思。」

張廷玉的話涉譏諷，但也是實話；六、七年來，年年由皇帝陪侍出遊，遠至蒙古、盛京、山西，近則東陵、西陵，至於熱河不在話下，常是六、七月間啓鑾，過了八月十三皇帝的生日方始回京。這一次也是太后想到泰山去燒香，皇帝才有了以祭孔爲名的打算。

不想到了十月裡，太后聖躬違和，皇帝宿在慈寧宮每日三次視藥；皇后更是衣不解帶地侍奉，一個多月的仔細調養，太后是復元了，不道皇后遭遇了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，皇七子永琮夭折了。

皇后的第一個兒子，皇二子永璉夭逝於乾隆三年；八年之後，也就是乾隆十一年的四月，皇后才生了她的第二個兒子，肥頭大耳，茁壯可愛，皇帝命名爲永琮；鄭康成注「周禮」說：「琮之言宗也；八方所宗。」皇帝已暗示著將來會傳位給他的這個嫡出之子。

不想在世只得二十個月，便因出痘而不治，皇后哭得死去活來；她的傷心之處不止一端，自顧年已三十有六，難望再能生育，此其一；出痘是小兒必經的一關，最要緊的是看護周到，但皇后因侍奉太后湯藥之故，不免疏忽照料，可說永琮是爲太后而犧牲了；再有一樁，便更使皇后鬱結難宣了。不知甚麼時候，皇帝與一直在陪伴太后的「舅嫂」——傅太太勾搭上手，而且生了一個兒子，名叫福康安，這年六歲，一直養在太后宮中。

這些悲痛在心頭烙出深刻的痕跡，不是短短的日子中能夠彌補的，儘管東巡啓鑾的日子，由正月延到二月，但皇后意興闌珊，任憑如何鼓舞，始終打不起精神，對太后的晨昏定省，更視爲莫大的苦事，因爲看到福康安就會想到永璉與永琮，尤其是太后、皇帝、福康安三代人在一起的

那幅「天倫樂」的畫面，更讓她心如刀絞，簡直要發狂，但是爲了維持皇后的尊嚴，還有更重要的「母儀天下」的典範，她不能不咬緊牙關克制著自己。

儘管如此，皇帝還是不諒解，因爲她從永琮夭折以後，就從沒有笑臉。

一路上不斷在齟齬。從曲阜到泰安，太后登上五嶽之首泰山，心情舒暢地遍歷道觀佛閣，皇帝也憑吊了孔子「小天下處」、秦始皇避雨的「五大夫松」、宋眞宗封禪的遺址，然後下山駐蹕濟南，皇帝的興致極好，奉太后遊賞趵突泉，還閱了兵，又單獨祭了舜廟，並巡閱濟南府城，六月十一日到了與直隸接壤之處的德州。

德州是水陸要衝的一個大碼頭，來時捨舟登陸；歸時下輿乘舟，寬敞華麗的「龍船」，是名副其實的行宮。這天晚上二更時分，變起不測，說皇后失足落水了。兩岸「營盤」上護蹕的禁軍，都點起了燈籠，照耀得亮如白晝，但河水的浮光之下，一片深黑，會水的侍衛與太監，紛紛跳入河中，撈救了好半天，才把皇后找到，自然早就沒氣了。

第二天發布上諭「皇后同朕奉皇太后東巡，諸禮已畢，忽在濟南微感寒疾，將息數天，已覺漸癒，誠恐久駐勞衆，重墮聖母之念，勸朕回鑾。朕亦以膚疴已痊，途次亦可將息，因命車駕回京。今至德州水程，忽遭變故，言念大行皇后乃皇考恩命，作配朕躬，二十二年以來，誠敬皇考，孝奉聖母，事朕盡禮，待下極仁，此亦宮中府中所盡知者；今在舟行，值此事故，永失內佐，痛何忍言？昔古帝王尙有因巡方而殞落在外者，況皇后隨朕事聖母膝下，仙逝於此，亦所愉快。一應典禮，至京舉行。布告天下，咸使聞知。」

這一來，天下之人無不驚疑，照皇后在濟南感寒致疾看來，「忽遭變故」應該是病歿，但既稱「膚疴」，何以忽成絕症？且扈從的御醫極多，曾否召來請脈；那怕是中風之類的暴症，亦斷無不作急救之理。然則皇后的死因成謎了。

謎底很快地便能揭曉，那天晚上，皇帝在皇后的船上，大吵了一架；皇帝揮拳揍了皇后，氣沖沖回到自己的船上，皇后一個想不開，拉開窗子投水自盡。

當夜，在內務府造辦處當差的曹震，奉禮部尚書兼內務府大臣海望之命，與同事三人，星夜急馳到京，預備迎靈；其間抽空去見了平郡王，細陳這番變故的由來。

「那麼，皇上呢？是不是已經回鑾了？」平郡王問。

「皇帝還在德州；大概會由陸路回京。」

「太后亦走陸路？」

「不！皇上派莊親王跟和親王，護送太后，仍舊由運河到通州，再轉陸路回京。」

「喔！」平郡王想了一下問：「皇上是怎麼個態度？」

「有、有點抬不起頭來的樣子。」

「當然囉，鬧這麼一個笑話，真正騰笑天下。不過——。」平郡王忽然噤住了，落入沉思之中。

曹震不敢打攪，息了好一會，正想動問，倘無別話，便待告退時，平郡王忽又開口了。

「傅春和呢？」

「春和」是皇后的胞兄，戶部尚書傳恆的號；曹震答說：「王爺知道的，傅大人是出了名的忠厚，除了大哭一場以外，我看也不敢說甚麼。」

「嗯！」平郡王說：「他雖不敢說甚麼，皇上一定會表示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你見著方問亭了沒有？」

曹震當然見到了方觀承，他從乾隆七年外放直隸清河道後，官符如火，第二年就升了臬司；乾隆九年命他隨大學士訥親勘察浙江海塘及山東、江南河道回來，調升為藩司；前年山東巡撫出缺，特為隔省調他去署理，直到去年方始回任。這一回是以直隸藩司的身分，出境迎駕，早就到了德州；扈從的曹震屬於先遣人員，因而得與方觀承叙舊，曾一再提起平郡王，問他的身子如何？

聽得這些話，平郡王又安慰，又憂傷；只要有人談到他的病痛，他就會記起蘇州名醫葉天士去年進京時，為他所開的脈案：「左手之部，絃大而堅，知為腎臟養傷，壯火食氣之候。三陽經滿，溢入陽維之脈，是不能無顛仆不仁之虞。」脈訣他不懂，「顛仆不仁」即是中風，卻很明白。又聽說剛成名的葉天士，有能斷人生死之譽。因此一想起便愀心。

「通聲！」平郡王說道：「你倒替我訪一訪一塵子，看他在那裡？」

「在濟南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這一回扈駕經過濟南，看他在歷下亭設硯。」曹震答說：「本想去請他算算流年，到底抽不出空。」

「你還得想法子抽個空，拿我的八字再去問一問他看，這兩年的運氣如何？」

「是。」曹震答說：「等皇上回京，辦了皇后的喪事，一到能請假的時候，我馬上就去。」

皇帝是三月十七日，親自護送大行皇后的梓宮到京的。梓宮奉安在西六宮的長春宮，上諭派履親王允禩總理喪事。首先是議禮。皇后之崩，除京師以外，各省皆不治喪；這是因為康熙十三年五月，皇后赫舍里氏難產，皇子胤礽的小命雖保住了，皇后卻崩逝了。其時正逢三藩之亂，平西王吳三桂於上年十二月起兵造反；接著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孫延齡、靖南王耿精忠，在廣西、福建舉兵響應。康熙爲了決心削藩，將吳三桂的兒子、尚太宗幼女恪純長公主的吳應熊，以及長公主所生的兒子吳世霖，明正典刑，以示決不妥協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如果外省舉哀成服，容易誤會爲皇帝駕崩；民心士氣一動搖，危亡立見，所以哀詔不頒外省，自然亦就不必治喪。

但「皇叔」履親王承皇帝意旨，主張恢復順治年間的舊典，王公大臣自然毫無異言，上諭中不提當年何以不爲皇后治喪的原因，只引「周禮」說「爲王后服衰」，內外臣無異；「明會典」亦規定，皇后喪儀，「外省官吏軍民，服制與京師同」，如今「大行皇后崩逝，正四海同哀之日，應令外省文武官持服如制」。服制上規定，文武官員百日之內，不准薙髮。

「大家會不會聽呢？」皇帝這樣發問。

「上諭孰敢不遵？」刑部尙書阿克敦回奏。

「不遵又如何？」

「不遵即是抗旨，有大清律在。」

「好！」皇帝點點頭，當著群臣不欲多問；退朝後命養心殿的太監，傳旨「叫起」。

原來皇帝自無心中闖下這場大禍，自覺在衆目睽睽之下，逼得皇后不能不投河以求解脫，實在是莫大之辱；因而又自顧身世，彷彿生下來就是一個讓人看笑話、抬不起頭來的人，即使做了皇帝，依然如此。

父死子繼，他的皇位其實來得很正，可是大家總覺得他之得位，都由巧取豪奪，沒有大家幫襯，他永遠做不了皇帝。

由近及遠，一個個想過去，第一個是胞弟和親王弘晝，言語之間，直來直去，毫無人臣之禮。

第二個是十年前薨逝的「十七叔」果親王允禮，經常跟他抬槓，最後只好請他節勞，不必進宮辦事。

第三個是理親王弘皙，想到乾隆四年那重公案，一直遺恨不釋。

第四個是他的表叔訥親，自恃功高，時常囂嘩，漸漸有跋扈不臣之意，只有常常派他出差；如今是在浙江查案，覆命以後，還得派他一個甚麼差使，讓他走得遠遠地圖個耳根清淨。

第五個是張廷玉。想起他來，皇帝心事重重，他們父子間的秘密，完全在他肚子裡，這是個必須置於耳目所及，以便監視的人，但是他卻要告老還鄉了！一回到桐城，且不說與野老閒話，會在不經意之間洩漏若干不足為外人道的宮廷實況，更怕他會將當年如何承旨撰寫「大義覺迷錄」等等上諭的經過記下來，而且「過則歸君」，以求自解於後世。

如果他只是有這樣意向，而未明言，可以不理；那知就在他東巡啓駕之前，居然面奏陳情，甚至泫然欲涕；幸而皇帝早就想過這件事，當下很從容地答覆他說：「你受兩朝厚恩，而且先帝遺命，將來要配享太廟；豈有生死都要追隨先帝左右的重臣，歸田終老之理？」

「宋明配享之臣，亦有請退而獲准的，像宋朝的韓世忠，明朝的劉基就是。」

「韓世忠、劉基都是去世以後，優詔准予配享；不像你，生前就受先帝的特恩。」

「不過臣年已七十有九。」張廷玉說：「七十懸車，古之通義。」

「不然。」皇帝提出反駁：「如果七十懸車不出，何以又有八十杖朝？」

皇帝反覆開導，勸慰百端，最後並准他解除兼管吏部事務；張廷玉始終快快，遲早還有第二次的陳情，那時又如何應付。

皇帝越想越煩，終於突破平日意念的樊籬，深悔一開頭像民間的董養媳似地，總覺得自己該受委屈，根本就錯了。

「我為甚麼要受委屈？」他喃喃地自語：「我是皇上，我是皇上。聖祖是漢文帝，阿瑪是漢景帝，我，我應該是漢武帝！」他突然頓一頓足，昂起頭來，大聲說道：「乾綱獨振！」

「阿克敦，你是刑部尚書，我倒問你，行法以何者爲重？」

阿克敦毫不遲疑地答說：「持平。」

「既不失出，亦不失入，謂之持平。是不是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我一直屈己從人。」皇帝問道：「這不是持平吧？」

「皇上屈己，蒼生之福。」

「你錯！我屈己從人，是蒼生之禍，非蒼生之福。像張廣泗征金川，老師糜餉！我要查辦，總有人替他說好話，好吧，我就再看一看。這樣下去，調兵運糧，到處拉伕，苦的是百姓。」

「是。」阿克敦解釋他自己的話，「臣愚意是，皇上屈己，就是納諫；非事事屈己。」

「這話還差不多。不過，以前一直都是屈己從人，現在我說，以後令出必行，人家未必會聽，聽了亦未見得認真。阿克敦，你說該怎麼辦？」

阿克敦知道該怎麼辦，卻不肯說；因爲這句話的關係太重了。因此，只是碰頭。

「立威如何？」

「立威」二字，正是阿克敦想說而不肯說的；此刻皇上自己說出來了，阿克敦只好勸他不要用殺大臣之類過於激烈的手段。

「皇上明鑒，立威之道甚多，總以能令人慄於天威不測，知道權操自上，兢兢自守爲主；太

平之世，不必重典。」

皇帝想了一會說：「我知道你的用心，你一向主張犯十分罪，只能處五、六分刑。現在我要問你，我要借你來立我的不測之威，你肯不肯委屈？」

「雷霆雨露，莫非皇恩。臣豈有自道委屈之理？」

「你能這麼想，必有後福。」

皇帝覺得阿克敦所說，「立威之道甚多」這句話，很值得細味，手段不妨由輕而重；步驟不妨由近而遠，倘能見效，自然不必用嚴刑峻法。細想了一下，決定拿「大阿哥」來作個訓誡的榜樣。

大阿哥名叫永璜，是哲憫皇貴妃富察氏所出，今年十九歲，已經娶了福晉，只以秉性庸弱，一向不為皇帝所喜。皇后之喪，迎靈時神情呆滯，近乎麻木不仁；皇帝已當面訓斥過一次；這一回特頒硃諭：「阿哥之師傅，諳達，所以誘掖訓誨，教阿哥以孝道禮儀者；今遇此大事，大阿哥竟茫然無措，於孝道禮儀，未克盡處甚多。此等事，謂必閱歷而後能行，可乎？此皆師傅，諳達平時並未盡心教導之所致也。伊等深負朕倚用之恩，阿哥經朕訓飭外，和親王、來保、鄂容安著各罰食俸三年，其餘師傅、諳達，著各罰俸一年。張廷玉、梁詩正俱非專師，著免其罰俸。」

皇子上上書房唸書，教漢文的稱為師傅；教清文及騎射，仍用滿洲話的稱呼，叫做諳達。內務府大臣來保是諳達；鄂爾泰之子兵部侍郎鄂容安是師傅；和親王弘晝則負有稽察上書房的全

責，所以獲咎較重。

和親王口沒遮攔，第二天上朝看到上諭，向同在王公朝房辦理皇后喪儀的傅恆笑道：「皇上是惱羞成怒了。」

「五爺，五爺！」和親王弘晝與皇帝同歲，行五，所以椒房貴戚的傅恆，一直用這種家人之間的稱呼叫他，「你千萬別這麼說。」

傅恆忠厚懦弱，但帷薄不修，且胞妹因此自盡，鬧出偌大風波，居然仍舊是這樣膽小怕事，在和親王看來，真窩囊得不像個人了。可是轉念間爲傅恆設身處地想一想，妻子的情夫是皇帝，他又如何？

傅恆還想規勸和親王，語言以檢點爲宜，像他的身分，縱不致多言賣禍，但怎麼樣也不會有好處。

「傅大人，」軍機處的蘇拉來通知：「叫起了。」

召見謂之「叫起」。每天第一起必是軍機；軍機大臣原有七人，但四個出差，張廷玉又請假，所以只有傅恆跟汪由敦兩人在養心殿進見。

當時的頭一件大事，是皇后的喪儀，傅恆將預備的情形，一一面奏，接著便請示大行皇后的諡號。

「孝賢。」皇帝脫口答說：「昨天我做皇后的輓詩，其中有一聯：『聖慈深憶孝，宮坤盡稱賢。』從來知臣莫如君、知子莫如父、知妻亦莫如夫，大行皇后一生的淑德，只有『孝賢』二字

可以包括。」說著，皇帝的眼睛眨了幾下，彷彿忍淚的模樣。

「請皇上勿過悲傷。皇后有此美謚，一定含笑天上。」

皇帝點點頭，問汪由敦說道：「你去擬個上諭來看。」

「是。」汪由敦「承旨」以後，退下去「述旨」。

此人原籍皖南，遷居杭州，雍正二年的翰林，是張廷玉的門生，亦頗得傅恆的器重。像這樣的上諭，等於寫一封應酬信，不費甚麼工夫，但傅恆難得有個「獨對」的機會，或者有什麼衷曲要陳訴；在皇帝，亦許也有甚麼不便公然出口的安撫的話，趁這時候也可以說了。因此，他故意在養心殿廊上拖延著。

他只料到一半，皇帝確有「私話」要跟傅恆談，但私下談的卻是公事。

「你看張廣泗這個人怎麼樣？」

「照他平苗的功績來看，有謀有勇。」傅恆答說：「可惜私心重一點。」

「你說得不錯。如果他肯實心辦事，大小金川不足平，現在是在養寇自重；我多次想訓斥，平郡王總是護著他。你看，現在該怎麼辦？」

「張廣泗隸屬鑲紅旗；平郡王是鑲紅旗旗主，在上諭督飭以外，傳知平郡王以旗主身分另行告誡張廣泗，痛加振刷。這樣雙管齊下，臣以為張廣泗一定不敢再因循自誤了。」

「沒有用，張廣泗已經是個『兵油子』了。」皇帝搖搖頭，「我想派訥親去督師。」

傅恆心想，訥親色厲內荏，去了一定僨事；而且他也一定駕馭不了張廣泗。正想開口勸阻

時，皇帝已經作了決定。

「我想就這麼辦。不過得給他一個名義，經略大臣如何？」

「這個名義很適當。」

於是等汪由敦將諡大行皇后爲「孝賢」，應行典禮，著禮部照例奏聞的上諭認可後，皇帝吩咐：「你寫個派訥親爲經略大臣經略四川軍務的上諭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還有。」皇帝又說：「訥親去了四川，內閣滿洲大學士辦事的人就少了。傅恆升協辦大學士；阿克敦不必再協辦了。」

一聽這話，傅恆先磕頭，後辭謝：「皇上恩典，臣不敢受。阿克敦三朝老臣，學問優長；而且今年正月方升協辦，至今不到三個月，無故解退，亦似乎不大妥當。」

「沒有甚麼不妥當。我志已決，你不必再辭。至於大學士管部，吏部本來是張廷玉，後來改歸訥親；訥親未回京以前，由傅恆兼管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回皇上。」傅恆再一次磕頭辭謝：「協辦向無管部之例——。」

「法無定法。」皇帝打斷他的話說：「我行我法，用人用其長；你不必多說了。」

傅恆大感困惑，回到軍機處，悄悄問汪由敦說：「皇上說『用人用其長』，莫非訥公的長處在帶兵打仗？」